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録集註卷六

歸安茅星來撰

齊家之道此以下即大學新民之事也而此卷則論齊家之道於父子兄弟夫婦以至睦族䘏孤之道無不具焉凡二十二條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非為已之學也為去聲　經説　説見論語此為後世之教子弟以文者言之文凡詩書禮樂射御書數皆是亦非後世之所謂文也然且必待力有餘而後學焉則其教之先後緩急蓋可見矣　愚按弟

子之職既修而不學文則為子為弟之道必有所不明而所以修弟子之職者亦苟焉而已又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下同　師九二傳說見孟子同氏曰曾子嘗芸瓜作羹家故貧窶乃每食必有酒肉又其父子性情各不相似奉事甚難且觀曾晳言志樂與人同必呼羣引類以為常兼其所與未必一一為曾子之樂與而能先意承順終身不變如此此可以為後世法矣

輔氏曰孟子只平說去至程子方看得可也有深意以此知讀書不可不熟讀玩味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九二傳幹母之蠱不可貞爻詞也下則程子

所以釋之者如此九陽剛而二居下上與六五為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在上陰柔之事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二巽體而處柔於順之義為多葉氏曰人子事親當以承順為主而婦人柔暗尤難以遽曉苟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

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將承從易傳呂本作相承　剛陽謂九也伸已剛陽之道則是貞也貞則矯拂而傷恩矣以釋不可貞之義屈已下意謂下卦也巽順將承謂巽體也末又從事親推廣言之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

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此上三條論事親之道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傳　或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新安陳氏曰臯陶謨惇叙九族惇者即此所謂篤恩也叙者即此所謂正倫理也惇叙二字盡齊家之道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六二傳此指初三上三爻而言也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以私愛而失其正理矣此天理人欲之關正宜審慎王巽卿曰彖傳

謂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蓋父道固主乎嚴母道尤不可以不嚴猶國有尊嚴之君長也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故家人一卦大要以剛嚴為尚　引此以足上條之意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怨而不服

身下宋本無也字　上九象傳此承上條而言治家固貴剛立而又必以正已為先也趙氏曰爻于初言閑三言嗃嗃上言威聖人慮後世以為威嚴有餘而親睦不足故特釋之以反身見非嚴厲以為威也朱子發曰威非外求反之於身而已後世不知此義或身不正而尚威嚴則父子相夷愈不服矣安得吉　此上三條統論治家之道王伯厚曰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于反身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

以媟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媟音屑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此為婦人而遇夫之不良者言之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則是女賢而配不良者也五雖不正而動於悅二能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　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非獨有忠臣義士亦由有賢后妃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婦之助如此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易音異　遺書下同　上條言夫雖不良而女能自守其幽貞為不失其常道故復錄此以見當慎擇於始也壻之行見乎外故易見婦則無事可

見故難知　愚按今之擇婚以富貴貧賤為主而男女賢否往往置之不論甚有明知其不賢而以其家之富貴或聘財資裝之豐厚勉強俯就是自誤其子與女也且富貴無常而男女之賢否已一定而不可移易矣可不謹哉袁氏曰擇壻擇婦固不可忽然又須自量自家子女如何若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至有不和而生他事者又不可以不審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為樂之樂音洛父母俱存曰具慶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行去聲　行狀者伊川先生所以狀其兄明道之行者也詳見末篇盡性至命說見說卦傳

伊川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

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般同班 葉本般下無事字 朱子曰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為仁之本非謂孝弟便是仁但為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 如灑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逺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伊川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

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不起上遺書有是字

第五氏倫名字伯魚漢京兆人仕至司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事見後漢書列傳朱子曰只就理所當為處便為若又怕人道如何此却是私意但倫見得此意已大段會省察也

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間去聲下同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葢引而進之也見檀弓上篇欲視之猶子程子所以釋禮之意也

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

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見孝經聖治章　此兩節總以明已子與兄子一體之意不得有所異同於其間也　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

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妻並音娶至公上葉本無自字自下遺書有是字稱去聲　此又借孔子之事以明避嫌不可之意事見論語　朱子曰避嫌自是不可然亦有理所當避者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之類豈可不避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取並音娶　此言孀婦不可娶也　又問或

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説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怕普駕反怕畏懼也此言孀婦不可再嫁正以見其不可取之意蓋孀婦或有藉口寒餓故程子言此所以極言節之不可失也　朱子曰夫死而嫁固為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故為之制服以處其子而母不得與其祭焉其貶之亦明矣愚按周禮媒氏中春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註司察也無夫家謂鰥寡者小司徒註夫家猶言男女也賈疏夫丈夫則男春秋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婦人稱家故以家為女王氏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固女子之節然苟盡責其如此則失所者必多且非貞節之人徒使之不嫁以避失節之名則其陰至於敗俗必有甚者故聖人特於中春創為會無夫家者之法以待中人其娶之者亦孟子所謂娶妻非為養而有時乎為養也

明道曰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父兄之於子弟皆不可委之庸醫是兼為父兄者言之也而人子事親尤不可以不謹故下句專就人子言之　程長年曰醫不可不知但不可行行醫即近利熟於世法人品心術遂壞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恭叔名行己永嘉人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為也其行實見伊洛淵源錄　按禮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朱子曰行弔而遇酒食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

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或不之或葉本作我食並音嗣二下呂本無子字不為己子之為去聲　不得已者如晚年得子或母有疾之類然則世之非有不得已而買乳婢者固非矣　楊誠齋夫人羅氏生四男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此可謂得伊川之心者矣葉氏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益如此愚按禮內則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乳婢固於禮有之也但當曲為體卹如程子所言耳

先公大中諱珦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

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

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

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官小禄薄克己

為義人以為難大音泰珦許亮反從才仲反下從叔之從同。太中宋寄禄官名元豐定官制

以太中大夫換諫議大夫伯温以太中大夫致仕太中舊名温字君玉既登朝後改今名任子猶今所謂廕生

也 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曰理固如此但此亦人所不能盡者 公慈

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

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娶俟

氏處家傳作語令平聲下同燠音郁　燠煖也 以上言太中公之德詳見太中家傳　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内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仁恕寛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孤呂本作姑誤　侯夫人潤州丹徒縣令諱道濟女太原盂縣人禀受命也如商書禀令左傳禀命是也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撲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笞丑知反扑從手或從木作朴誤古通用撲　箠撃曰笞

杖撃曰扑今則以為扑責之通稱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聟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蓋罵奴婢之醜稱也今則以為奴婢之通稱大謂年之長大也對上小臧獲小字而言

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寛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為去聲下為之同六人者長應昌次天錫五韓奴六蠻奴並夭並明道伊川為六也纔數歲行而或蹶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蹶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

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踣仆同步故反絮敕慮反即呂本作皆家傳同稱去聲長張丈反下同　飲食置之坐側者言每當飲食時必使侍食於坐側以便教導之也絮羹謂羹無味而就器加以鹽梅調和之也曲禮毋絮羹鄭註絮猶調也　按朱子與張敬夫論胡文定家程集之誤云如嘗食絮羹叱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理據此則即字當作皆為得然愚以謂叱止無皆字亦未至不成文理依此作即字亦未為不可不知朱子何見而云然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

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稍蘇老反助也稍漸也右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閤古沓反與閤別好去聲　文集　古詩未詳誦古詩家傳作教以古詩則知夫人之淑德所得於庭訓者深也記曲禮女子出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閤爾雅釋宮篇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　以上言侯夫人之德詳見上谷郡君家傳　此編皆文集居先而此獨在後者蓋以是章乃統敘治家之道凡事上撫下睦族卹孤之道無弗具焉故繫之此也

横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行狀　事親謂事生者奉祭謂事死

者言皆不可不親致其誠也　按先生之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而因自言如此　呂滎陽曰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之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蓋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　為去聲嚚音銀惡去聲　見事親非有甚害理不可從者必當曲為承順而不可輕為矯拂也　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

而不易則亦不安矣强工聲易音異　橫渠雜說　故舊所喜謂故舊中所喜者　此承上順字之意而申明之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好去聲工

不要相學之相呂本作厮厮蓋長安讀相為厮思必反亦通作厮又音斯　詩說下同　斯干小雅篇名式語辭好和好輟止也已施施之而已言當自盡其道而不必計人報否也朱子曰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恭其兄兄不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友但當自盡其友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却不友其弟弟不可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當自盡其恭而已如寇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

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　張氏曰此此本非正解朱子既載入詩註又於小學近思錄載之其示人之意切矣蓋兄弟相謀自非至不令者未忍出此唯施報相學常情類然不可以不謹也愚按張子亦第就斯干之詩言之耳從此類推則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良婦不可以不順亦各自盡其當然之分而已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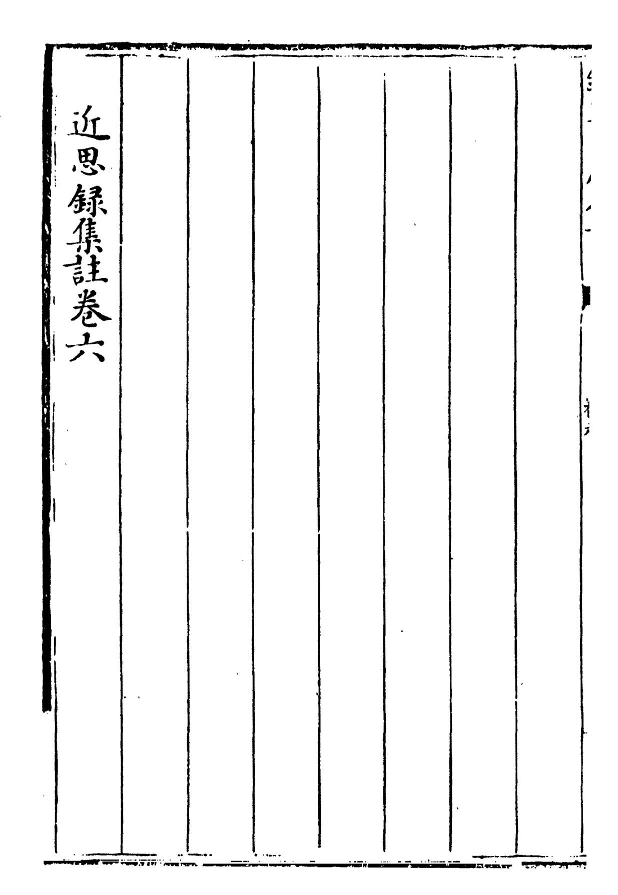
說見論語此引夫子之言以見正家為急不從此行三句接上是字之意而申明之至親至近三句又明所以不從此行向前推不去之故也　張氏曰古人凡事謹小慎微家庭間尤為緊要能於嫌隙幾微處潛消默化不使積漸而長則善矣

婢僕始至

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至下呂本有者字語録此并及

渠語

教養婢僕之法蓋一家之中必使婢僕下人皆得其道而後可以為齊也末又就上文推廣言之以上並横



近思録集註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錄集註卷八七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史光陽

近思錄集註卷七

歸安茅星來撰

去就取舍 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出而措之國與天下矣而出處尤不可苟漢唐諸儒惟不明此義故雖王仲淹韓文公之賢猶不能無欲速于進之意因特於此具論之以見可以出而有為則治道治法具在舉而措之焉可也不然則明其道以傳之其徒無不可者所以十一卷特詳教學之道使有所據㨿其十卷臨政處事之方出與處皆可用也凡三十九條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

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呂本古之人作古人之易傳道下無之心二字易傳下同　君子之需時也安静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需初九象傳

工條言賢者不可急於求進此條言雖不進而志或不能不動則亦不能以守其常也所以足上條未盡之意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

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無咎也比並音避長張丈反　推原占者謂推原象占之吉凶以決其可比與否也元永貞三者正所謂決其可比者而比之也上比下必有此三者謂當修其在己者也下從上必求此三者謂當審其在人者也修其在己使可以當衆之比而無咎審其在人亦必其實有足以當吾之比而後可以無咎也不然則事不成必有戮辱之及事成亦蒙惡逆之名安能免於咎乎胡雲峰曰原筮本義讀如原蠶原廟及末有原之原訓作再與程傳異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去上

聲此就人之不能安履其素者痛言之以見其少有咎也

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處上聲樂音洛　九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而初處至下能安其素而往是不以貧賤而改其所樂者也異日出而有為可即於此而信之矣此亦孟子所謂禹稷顏子易地皆然之意　以上初九爻傳

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承上文言賢者之進而有為者是專以行道為心者也天理之公也故無不善若使有欲貴之心交戰於中則是猶未免乎人欲之私矣故不能安履其素　初九象傳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

以道而自亨乃道否也否批美反　否六二象傳不以道以下指小人吉而言道否見不足為吉也所以足夫子未盡之意胡雲峯曰二陰在下小人之羣也大人不為其羣所亂雖否而亨矣　張氏曰小人頗多學為包承者君子但當安守其否以俟道亨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自失其守也慎之慎之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象傳正與是指五之正應而言邪與非指初而言二若志係於初之小子則舍九五之丈夫必不能於二者兼而與之也故學者當慎擇所從使可宗而主然後為得也　高氏曰里克之中立鄭析之兩可壞名喪節多由於此可不戒哉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

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君子所貴之賁易傳作賁賁初九傳君子所貴二語指賁其趾而言世俗所貴二語指舍車而徒而言賁其趾者自盡其所當為之道義也舍車而徒者不處非道之富貴也愚按王弼註云在賁之初以剛處下居於無位棄不義而安徒步以從其志者也其說頗與此相發明困錄之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上九以陽剛之才居蠱之終無係應於下處事之外無所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也故下文因此而歷推之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朱子曰如疏廣父子雖未盡出處之正然親見不可輔導計惟有去而已觀自

云不去懼貽後悔亦是省事恬退底人

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分音問

問此與工何以别朱子曰知止足是能為者量能度分是不能為者

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蠱上九傳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長張丈反

葉氏曰艮下乾上為遯二陰初長固所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雖未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楊誠齋曰二陰雖長於内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大壞也問以彖辭小利貞浸

而長之語觀之則小當為陰柔小人言小人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浸迫於陽也似與程傳意不同朱子曰如程傳所云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云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止而健陰進而長則小指陰柔之小可知況當遯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傳雖善而有不通矣愚按王註陰道欲浸而長正道亦未全滅故小利貞程子之説葢本乎此

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艱葉本作難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漢獻帝初平初為司徒與司隸校尉黄琬僕射士孫瑞等密謀誅董卓詳後漢書及魏志謝安字安石

陳國陽夏人也時桓温權震内外安爲吏部尚書中護軍與王坦之盡忠匡翼卒安晉祚詳見晉書　上條言高尚其事又恐如沮溺之流避世長往而不顧故以此條繼之言雖知道之將廢亦不可坐視其亂而不之救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處上聲　離下

坤上爲明夷初九明體居初雖有見傷之端其事未顯日入地中明傷而昏暗使不得上進是處甚艱也君子於行謂去禄退藏見幾之明也有所適而主人有言世俗之疑怪也漢楚王戊不設酒醴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爲過其後申公卒受胥靡之辱所謂傷已及而不能去者也　君子固欲有爲

於世而見幾明决亦不可少故以此條繼之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此以明罔孚當裕之意初居晉之下是始進也晉如遂其進也摧如不遂其進也總之惟得正則吉耳以上初六爻

傳

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

也此又以見寬裕以待其自信者惟始進者則可而不可以槩之有官守而不見信者也一日不可居所以極言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職者之不可也胡雲峯曰孟子云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我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即此意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此又承上文一日不可居而言見君子當隨時審處不得執此而遂同小丈夫之悻悻也為之兆如明道為條例司之類説見孟子以上初六象傳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當從目後放此睽六三象傳以六居三不正也但上九正應終必得合故曰自無終睽之理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

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象傳推致者謂於命之所當然一一推而致之以辨其正不正也遂志者謂於命之正者順而受之而死生禍福有所不計也　朱子曰致命程子解作推致其命其義雖通然論語中致命字皆作委致之致猶言授命也又曰蹇與困不同象曰澤無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工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工之泉曲折多艱阻猶有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自不得以困比也愚按孔疏謂遭困厄之世期於致命喪身必當遂其高志不屈撓而移改則致命固亦作委致其身命解也馮氏當可曰君子之處困也命在天而致之志在我則遂之困而安於困者命之致也困而有不困者志之遂也若小人處之則凡可以求幸免者無不為也而卒不得免焉則亦徒喪其所守而已矣

體坎險以致命體兌說而遂志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難去聲戹烏華反通用阨俗借用厄非厄五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果切説文科厄木節也與戹別此文反言以明命之不可不致之意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困九四傳寒士弱國指四而言其妻與臣謂初也勢指二而言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所從矣若不安其正而惟勢是從則惡之大者也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渫息列反　渫不停汚也廣韻云除去也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井

則已渫治而可食矣以居下未得其用故不見食象傳行惻之行猶孟子行道之人不受之行程子却解作道不行之行故云以不得行為憂惻　九三象傳

益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爻位剛而過中故切于施為正於爻辭憂惻上見也益程傳解心惻作三自惻與本義異故云然按孔疏亦解作使我心中惻愴與程傳同　九三爻傳

革之

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已日乃革之爻辭也必待上下之信指卦辭已日乃孚孚字而言蓋必孚而後能革也葉氏曰六二居中得正下卦為離故曰文明二與五應故曰應上

爻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正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

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此係為得時乗勢而

道可大行者言之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陷一作蹈

鼎九二象傳九二以剛居中為鼎有實之象二居中應中不至失正然與初陰密比已雖自守以正彼或迫以相求如董卓曰我力能族人而蔡邕懼禍就徵革歆初興營幼安齊名後從曹操主謀為首惡盭利欲薫於中禍患怵於外失身從人陷於不義而不自知也嗚呼可不戒哉慎所之者謂當從六五之正應而雖以初陰

之容比有不得而驟就之也　此為人之有才業而急於自見者言之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在上位者可以直行已志故有拯無隨如必拯之而不得則有去而已不苟隨也若在下位則有不得直行已志者矣故有法所可為者是當拯也束於法而不得為者是當隨也拯之不得而後隨者蓋事所不便則為之請於上上不見聽則於隨之之中委曲調護必於事無有所害而後可也非徒曰隨之而已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分音問　君子思不出其位艮

象傳文也下則程子所以釋其意如此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敦篤實也項氏曰上九與三相類皆一卦之主然九三當上下之交時不可止而止故危上九當全卦之極時可止而止故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

信就中孚而言始謂初爻也未有所從如孔明之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於諸侯是也所信謂于義可從而其人又可與有為者也如孔明之從昭烈是也虞度所信如孔明之必待三顧乃見是也

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

得其正矣度待洛反　志有所從而後為之虞度其可否焉則是變動不常矣豈為得其正乎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賢者知義則自然安命中人以下知命則自不為非義二者高下雖不同其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則一也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說見孟子此所謂中人以命處義者也程子又曰孟子之言猶只為中人言之若為中人以上而言卻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　求之以道不枉道而妄求也得之以義不非義而苟得也此所謂賢者知義而命在其中者也　張氏曰吳忠節公常言要窮就窮要死就死所以後來能以身殉國蓋人

之失身只為怕窮怕死所以無所不至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難去聲　只有一箇處置是義也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是命也心心念念不肯捨是無命也不會處置了放下是無義也　自首句至泰然處之言處患難之道當如此有人遇一事以下則言人之未盡其道者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也

尠蘇典反今通作鮮　蔡州名上蔡其屬縣也宋為淮康軍節度屬京西北路今河南汝寧府尠少也按遺書遊録云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與此

小異

伊川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髙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去上聲語上呂本無與字　見游定夫所録二先生語祁寛所記尹和靖語亦同註謂謝上蔡事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歳登第註云尹子言其詳如此惟呂堅中所記尹和靖語作游定夫事誤也　張卓庵曰學者多言治生為急觀孔子稱回之屢空而不取賜之貨殖則知治生之說終是後人怕餓死

非志士不忘在溝壑之義他人無識見者不知爲治生兩字壞却多少宜急取孔子之言正之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爲去聲 説見論語及檀弓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今合説必記録有誤或曰實理者指理而言也實見者指見而言也曰善 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别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

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之童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

之童呂本作童子遺書同　此節皆反覆申明實見之意

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

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德楊本作得強並區兩反

朱子曰或謂欲成仁所以殺身非也人當殺身時何暇更計及成仁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故伊川謂成就一箇是成仁乃自人視之云爾非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

孟子辨舜蹠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

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為有之為為去聲　楊氏曰舜蹠之分固只在義利之間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别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别必列反　所存正謂所存於心者正也如利祿不以動其心耳目口體之欲不以繫其懷皆是此以體之存而言分别善惡二句以用之發而言葢所存正則其本立分别善惡則知所擇識廉恥則能自守　趙景平問伊川曰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問下

一本無伊川曰三字　趙景平名字爵里未詳　問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朱子曰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

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問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　恕呂本作七勝下葉本有其字

此下呂本有也字　此謝上蔡問而伊川答之也恕朋比蔡京章惇諸奸誣宣仁有廢立意同文之獄組織萬端禍幾莫測詳見宋史　朱子曰他有意為惡又濟之以才故罪過多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不答

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湜音直不答之不呂本作弗媪烏考反謝湜字持正金堂人元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一本云湜不能用又曰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云開其来問易遂為說以獻貴人註獻蔡卞如用脫桎梏之類按宋志初内外學官多朝廷特注後稍令國子監取其舊試藝等格優者用之熙寧八年始立教授試法即舍人院召試大義五道元祐中罷試法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按通直郎料錢十八貫時先生嘗典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不曾請俸也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

萊無前任歷子前任者蓋以先生曾受西監之命故也歷者料糧院所給料錢歷蓋據狀所開受官月日以令赴戶部支俸錢者也子俗語助不支俸錢則無現任之歷可知故索前任歷子先生以布衣薦召雖恩命屢下並未受職故以起自草萊答之本註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料錢宋制有柴料茶料之類即俸錢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歷為去聲下為妻只為並同諸公以先生無料錢歷因特令戶部自為出券歷以給之俸也按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料糧院吏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只令弟子錄與受官月日事與此相類合而觀之而君子辭受取與之道蓋可見矣　王氏曰按周禮天官一官唯宮正內宰獨言

均其稍食益當時治朝之官掌之宮正禁中之官掌之内宰所以稍食必二人班之此等制度非獨關防所以護養士大夫廉恥多矣葉竹野曰按周禮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鄭氏以為主班祿令此官職闕意即孟子所謂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者然嘗以鄭氏說推之則周人班祿必使司祿班之宮正内宰自給之不獨杜官吏侵欺且以養士大夫廉恥今世班祿有所謂打請有所謂養券盡叢集在料糧院而使士大夫自請甚非養廉恥之意伊川所以不請俸只緣不免持狀而請豈有廉人繼粟之意哉

又不為妻求封

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

范純甫即淳夫益以音義相近而通也純甫名祖禹字夢得後改淳父又或作醇父陸務觀曰本字淳朋友以一字難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按遺書時先生

與趙侍郎暨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敘封先生因語之如此　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祖如何先生云此事體又别再三請益但云其説甚長待别時説分音問而今猶如今古字通用　朱子曰古者人有才德即舉用凡有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為太中陳請則陳乞封父祖程先生亦不為之矣問若是應舉得官便止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曰此自今常人言之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説甚長其意以為要當從科舉

法都變了乃為正耳
以上並伊川語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 强區兩反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時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謝曰前已曽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見史記及漢書 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若志下呂

本無在字 馬氏曰漢自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上親策而第其優劣或所對意有未盡如武帝之於仲舒再策三策必使理明意盡而後已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然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如鹽鐵均

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說為之罷榷酤不似後世之策士徒為具文也故其得人為較盛又曰漢以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武帝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十二年詔以為萬家之縣無應令者武帝元朔之詔亦以為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才學者皆可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張氏曰三代後人才漢為盛亦以取士之法近古如以力田為科可使天下無閒田以孝弟為科則亂臣賊子不作風俗自然淳厚今國家即不制為科學者其可不以此自勉乎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

及第則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若於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便須追逐時好曲避忌諱私意橫生矣故曰是惑也　愚按舉業已非根柢切實之學今更以揣摩為必得之道而盡力求之于是東剽西竊愈趨愈下如邱瓊山所謂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畫偏旁者幸登一第出司文教而老儒宿望反欲俯而聽其甲乙可歎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柰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為有以為之為如字餘並去聲難喪並去聲　上言習舉業者不可盡力求必得之道又恐藉口家貧親老故著此條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不志下呂本無於字外書同　外書　以上三條為人之應科舉者言之朱子曰祖宗時科舉法疏濶張乖崖守蜀以士人無應舉者特去尋得李畋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著布衫麻鞋陳狀稱百姓某人今聞朝廷取士來應舉連投所業太守畧看所業請就客位換襴幞相見方得請試只一二人試訖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

時方糊名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

樂音洛長張丈反無能之能宋本作不呂本同文集 此條按宋文鑑乃策問題也事任謂事之責任也似嗣同世世謂先世世風猶言家風也聲四聲平上去入也病八病按李淑詩苑類格沈約曰八病者一平頭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字同聲

日樂字同聲也二工尾第五字不得與十字同聲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樓齊字同聲也三蜂腰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兩頭大中心細似蜂腰也如聞君愛我甘切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四鶴膝第五字不得與十五字同聲兩頭細中心粗如鶴膝也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也五大韻重疊相犯如以親字爲韻者九字內不得更用津人字如吳姬年十五春日正當罏吳罏同聲也六小韻非韻脚相犯但九字中有兩字同韻如客予已乖離那宜遠相送予與已同韻離與宜同韻也七正紐如壬衽任入一紐也一句內有壬字不得犯衽任入字如我本漢家女來嫁漢北庭家與嫁係正紐也八旁紐如一句內有月字便不得更用元阮願等字如大人且安坐梁陳將欲起大梁二字係旁紐也王伯厚曰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楊龜山曰應舉乃寒士不得已藉以進身耳既得矣何用應舉　朱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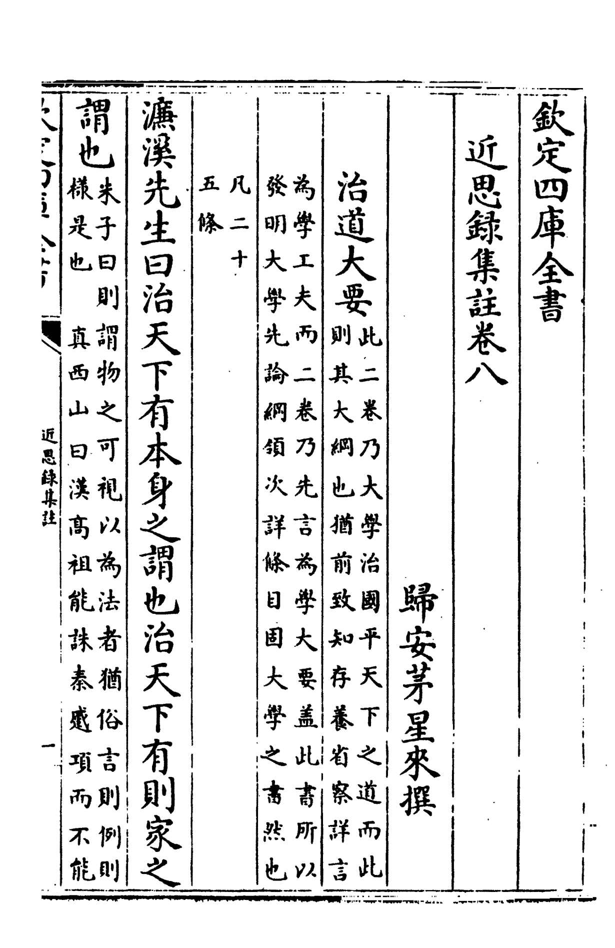
先德遺風具在方策有能誦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而區區之蔭襲又不足道矣顧氏曰人主設科以待寒畯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間大臣亦不當使其子弟與寒士競進魏孝文時于烈為光祿勲卿子登引例求進烈疏請黜落孝文以為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宋仁宗患搢紳奔競用宰臣丈彥博等言以韓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不赴除國子監主簿可謂得化理之本者矣唐宋時大臣子弟多以嫌不使應科舉間有及第者便招物議以致考覆黜落至於有明此法不講又以非進士一科不能顯達三百年來惟聞一山陰王文端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而唐宋之風蕩然無存矣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孟子說 按今正蒙作者篇有此條但力作勢則作然後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

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樂音洛語錄下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張子因始持朞喪恐人非笑已亦若有羞色者後雖大小功亦服之人亦熟之不以為怪矣因言此以見人非笑之不必畏也 以上並横渠語

近思錄集註卷七



近思録集註卷八

歸安茅星來撰

治道大要

此二卷乃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而此則其大綱也猶前致知存養省察詳言為學工夫而二卷乃先言為學大要蓋此書所以發明大學先論綱領次詳條目固大學之書然也

凡二十五條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是也　真西山曰漢高祖能誅秦滅項而不能

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孫隋擁羣盜而閨門慙德顔不免焉可見情欲之私雖英雄之主尚不能以自克而家之所以不齊者率由於此不可以不謹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此承上文言所以端本善則之道真西山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修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　葉氏曰以上總論治天下在端本善則之意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易音異真西山曰親則私情易溺故難疏則公道易行故易　朱子曰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

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

居而志異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嬀音規汭如銳反此因上文二女同居不同志之意而遂引此以實之也嬀水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界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于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葉氏曰以上明善則在和親之意

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所以誠心者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矣從原書葉呂本並作焉雙溪王氏曰復者賢人之事无妄者聖人之事无妄則誠而復者所以求至於无妄者也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物深哉通書　程傳茂對也對時謂順合天時朱子曰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歎其旨之深也　葉氏曰以上明端本在誠心之意

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熈寧二年先生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名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王霸之事　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曲徑之曲楊本作由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

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差初加反繆音謬　差若毫釐二語見禮記經解裴駰曰今易無此而易緯有之陳邈齊曰按王充論衡注乃易之緯文也陸德明曰蓋連山歸藏之詞未詳孰是大戴禮差若作失之繆以作差之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下同　朱子曰宣帝雜王霸原不識王霸只是以寛慈喚做王嚴酷喚做霸自古論王霸至明道先生此劄無餘藴矣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

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相去聲復扶又反所趨向趨向既定而其所當先者則在此三上條言王霸之辨以定事也然愚又以為如宋之神宗志向何嘗不立責任呂王諸人何嘗不專而宋室大壞此朱子所以必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為君言也此為太中公上英宗應詔書中語也陳定宇曰程子說立志一段最為切要學者

亦當如此但在身在天下有大小不同耳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比並音避下同暴音僕此一節明所以顯比之意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

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煦音許田畋通此就王用三驅失前禽而釋之以見所以為顯比之意來者取之以喻下四陰之順乎五也去者不追以喻上一陰之背乎五也　問伊川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胡氏曰師比之五皆取田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失前禽背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

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

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此復就顯比推廣言之此條言人君自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以親比于天下而不必用私恩小惠以取悅也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

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稱並去聲分音問賈並音古 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詩萬億及秭註萬億為兆孔穎達曰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者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萬萬為億萬億為兆也 此以見上下各有定分但當盡力于其所當為而不可有慕乎其外之心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

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馮音憑下同○此明所以當包荒之意葉氏曰不詳密則無深遠之慮不寛裕則有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斷都玩反○此明所以用馮河之意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寛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此明包荒與用憑河相反而實相成之意含容

謂二剛巢謂几　朱子曰何萬一之嘗論本朝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世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卻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卻撞出介甫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盥古玩反

此安定胡氏之言而先生引之也朱子發曰祭之初迎尸入廟天子洗手而後酌酒洗謂之盥酌酒獻尸尸得之灌地而祭謂之祼祼之後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謂之薦揚氏曰按禮天子諸侯之祭先於堂上設南

面位行祼鬯薦腥之禮而後延尸入室東面位行饋食禮大夫士之祭不祼不薦血腥惟室中設尸主東面行饋食禮故儀禮少牢特牲禮皆云饋食也朱子曰盥與灌不同灌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手拊地便又著洗蓋謂精誠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也伊川承先儒之誤恐非易本意至謂既薦之後誠意懈散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愚按程傳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則程子固未嘗直以盥為灌也但所謂盥者乃就灌之時而言耳惟王弼注言宗廟之可觀莫盛於盥至薦簡畧不足復觀且引夫子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言為證則似直以盥為灌而其意亦與程傳薦後誠意少散云云相似蓋胡說之所本也又有孚顒若伊川主天下之人說本義以謂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主在上者說二說不同然按彖傳下觀而化之言則夫子明

以有孚顒若為下之化其在上者之自盡其誠敬已在盥而不薦句內程傳得之惟說盥而不薦處誠如朱子所駁觀所云但盥而不待薦享有孚已自顒若則朱子亦以有孚句作效驗說也不自從本義而從程傳蓋明以程傳為可從也孔疏下觀此盛禮莫不皆化悉有孚信而顒然則亦就下之人言也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間並去聲惟之間於其間

如字皆有間間上呂本無有字且治之治去聲噬嗑卦傳按程傳此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九四一陽間於其中爲口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而不得合矣有間指九四一陽爻而言也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

嚴峻而惡自止也（積音墳道音導强如字也道之斯行謂導之為善也　積豕去勢豕謂禁其為惡也勢外腎也　程子又曰教人之術如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積豕之牙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此又就止盜言之此條言聖人化强暴之法貴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不徒威刑之是尚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

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寛大簡易乃其宜也解音蟹下同易並音異難去聲下同復扶又反下不復復䟽復生並同　坎下震上為解以卦變言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故以坤方言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為坤平易之方也此一節言解之所以利西南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

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此一節釋无所往來復吉之義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去上聲如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勢盛乃欲除之則無及矣此一節釋有攸往夙吉之意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朱子曰程子於此却自解得分明又曰萬物庶事各有其

所著自家私意不得　兑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說並音悅下同　兑彖曰說以利貞是以應乎天而順乎人說就柔外而言謂三與上也貞就剛中而言謂二與五也　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之於易傳作於其斁音亦　干求也違道干譽如所謂私恩小惠是也斁厭也此言說之所以順天應人者也朱子曰悦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　愚按後世君相于道之所在可以稍有利於人者偏不去講求甚有知之而不肯為而私恩小惠沾沾焉欲以干百姓之譽究之百姓絕不蒙其

利益而已亦不足以致譽此皆所謂苟悅之道君子不取也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柰何曰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

彖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無常止蓋雖止而有常心猶可彖業而安如漢之文帝宋之仁宗是也然既有止心則怠忽乘之往往不能以有常此衰亂所以至也繫辭下傳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獨言堯舜者舉其極盛者而言也觀孟子許行章所言其大畧可槩見　張希猷曰卦曰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俞玉吾曰

人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怠怠則有患而不為之防此所以亂也當知終止則亂不止則不亂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為民之為養之養民之養並去聲餘如字慎重於民下葉本無用字 見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傳此一節釋春秋所以用民力必書之意 廬陵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觀十月之交詩曰

胡為我作不即我謀蓋可見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泮禮記作頖經說下同此又將春秋之用民力而不書者言之正以見民力之不可輕用也泮半也諸侯鄉射之宮東西南有水而北無形如半壁故曰泮宮蓋天子壁雍水旋邱如壁以節觀者諸侯則半於天子之制也閟深閉也宮廟也事並見詩魯頌按小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蓋序以泮水篇有既作泮宮句閟宮篇有復周公之宇句故云然朱子辨之則謂泮水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修也閟宮言莊公之

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非謂其能復周公之屋宇也愚謂朱子說固然然序於閟宮篇但言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未嘗言屋宇正義釋之亦以謂魯初土地特大異於他國其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是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頌之亦未嘗有復屋宇之說也要其於二者能舉而修之則是鑿然無疑者朱子與舊說一也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治之治綱之治並去聲餘如字後放此　見書解命義和章朱子曰聖人治天下之道固不外此二端然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而後治之法可得

而行必親賢遠佞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而後治之道可得而盡又不可以不知也　愚按經説治道就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而言治法執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而言或疑治道固盡於此矣治法似非治歷明時所可盡者不知察陰陽驗氣候以布順時之政使人得遂其生養之道事之最大最先孰過於此故堯典首舉而詳載之然則程子于此所以提挈綱維示人為治之要亦深切矣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

先王以道治天下道盡而法已具法固不外於道也後世以法把持天下法立而道已多不合矣觀後世之天下而曰把持蓋亦不足以言治也　鶴山魏氏曰荊公云周禮小宰言以法掌祭祀則亦不與道揆故也荊公嘗以道揆自居而元不曉道與法不可離法不本于道不足為法道不施於法亦不見其為道荊公以法不與道

揆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為害不小永嘉二陳作唐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為天下法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彼以道德為法外事皆因判公判道法為二後學遂為此說如周禮三百六十官句稍縣鄙井地溝洫比閭族黨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後世以刑法為法故法為申商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大曰綱小曰紀白虎通曰綱謂綱之大繩紀謂綱中絲縷之目文章其中之品節條理也先有司以下五者紀綱文章之條目也**先有司**說見論語愚按日知錄謂明初錢粮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課掌於大使為令者總其要而無所與焉又自言其家有嘉靖時屋契猶用稅課司印則其事一歸之於縣固在嘉靖後也然則謂佐貳官不得擅受民詞非通論矣但明制佐貳限於資格清流往往恥為之其人亦以卑職冗員自弃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所以至後來遂舉其事一歸之於縣縣於是政令

繁瑣而不暇及教化養民之事吏治之所以愈衰也今欲凡事必先之有司使得各舉其職須要厚其俸不限以資格使之退可自給進知所奮然後嚴為之考成以計功過亦所以使之各盡其材能也

鄉官 詳見下卷鄉黨條下魏莊渠曰鄉遂群吏漢散為亭長三老嗇夫尚以教導為務至唐為里正坊正村正宋為保長耆長則僕僕執役於官惟徵催錢粮勾攝公事耳古意蕩然矣王氏曰漢之鄉老嗇夫亦皆百石秩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唐之里正村正皆以勲品宋以後則胥徒任之賤而多責人不樂為禮庫曰古者許多長民之官往往多自民間排擇且如五家為比有比長即是五家中自推一人來做朝廷因爵以下士命之為比長五比為閭有閭胥亦是二十五家中自推一人來做朝廷因爵以中士命之為閭胥此豈非進賢使能耶要之朝廷才進賢使能天下便知賢者之可尊能者之可貴而自勉于善矣

讀法 按周禮地官州長正月之吉各

屬其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如初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族師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於凡祭祀役政喪紀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賈公彥曰讀法者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使知之也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歲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則歲七讀法族師則十四讀法閭胥則不拘時節但聚衆庶既比即讀法矣王氏曰大司徒之職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小司徒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則所謂讀邦法者即此十二教與三物之謂也朱子謂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之其法不可知蓋亦

偶未之思耳愚按讀法使民知之者無非欲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而已鄉三物十二教之類所以感發其善心也鄉八刑徇木鐸之類所以懲創其逸志也讀法如今州縣官講鄉約之類但古以鄉官主之與民既親而其責專又有糾考勸戒之法而選舉之典即出其中故官民皆不敢視為具文今州縣地廣事繁以此為虛行故事而已是則鄉官不設則讀法亦不能獨行也　王昭禹曰鄉官之讀法與夫書攷民之德行道藝孝友睦婣每於屬民者非特衆而已亦所以公是非而明好惡每於歲之正月吉日者非徒謹其始而已亦使之日有所改月有所化朱子曰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于城市或于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

平價　王氏曰周禮賈師禁貴儥者使有恒價亦惟三代上可行之蓋三代聖王養民者周而取民者畧商

賈五口而當農夫一人亦受田於國荒則去幾札喪則無征又市政森嚴所以使之安其業而樂樂利利者尤備是故當其貪漁無厭乘天患而高價屬民則賈師為之展成而奠價後世皆民自為養而關津之使因公擅斂以掊克之無所不至倘賈師之法行則惟有裒足不至而小民坐稿而已矣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粟價四方商賈輻輳歲凶而民不飢後世有以禁民貴糶為救荒奇策者此芻狗周官而不知潤澤者也愚按賈師就天患之時言之故王氏之論如此程子則就其常者言之也蓋末世人情多欺商賈尤甚故必立司市之官以平其價使不得欺詐愚民也按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價其詐偽飾行價慝者則胥師察而誅罰之使不得欺詐買者其或有用後始得其情亦或貨多不及詳檢則質人治其質劑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治期外不治蓋既不得使愚民見欺又為之期限使不得好訟所

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謹權量說見論語權銖兩斤鈞石也量龠合升斗斛也度分寸尺丈引也不言度者引文不具也謹權量如夏官合方氏同其數器壹其度量是也顧亭林曰虞書同律度量衡則通於天下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者也月令日夜分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則行于國中每歲而再正之者也陳氏曰舜以五歲同度量周十有二歲同度量此步尺所以一而得其正也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以指然黍有大小絲有巨細指有長短此步尺所以異也又曰周公須度量出以內宰掌以司市以合方氏一之以質人行之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 愚按馬貴與氏謂律度量衡四者惟律差之絲忽則此無以諧聲以定樂故不可以不同度量衡則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于事固不必盡同也愚以謂馬說固然然愚嘗往來北方見其丈尺斗斛有大小二等而其物之價亦適如其大小之數以為之各有別則不同固無害其

為同也獨權衡之大小四方不同南方尤甚甚有以小者出而以大者入其弊不可窮詰此關乎人心風俗之大而非止權衡之不謹而已有王者起當亟思所以正之也但按宋志稱宋既平定四方其一應權度斗斛之制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為定制以頒天下其有不中式者悉去之乾德中又禁民造者由是尺度量衡之制盡皆復古然則權量之謹宋初固行之矣但未能如先王設官專責歲必考較故其法不久遂廢為可惜也皆

不可闕也以上言治之法法必待人而行故下兩節詳言所以得人之道　愚按此與下卷所論十事皆明道就經書中舉其最切要者以為天下萬世法亦猶孔子論為邦而舉四代禮樂也但此摘其要故載之治道彼及其詳故列於治法也惟鄉官一項下十事中亦有之其餘四者則有以補十事之所未及彼以法之大者言此以法之小者言也

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二語並出

記禮運篇引之以起下文當各舉所知之意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耳　焉於虔反喪去聲　朱子曰程子非謂仲弓有固權市寵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也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又曰人各親其親以下舊本或別為一條則全章之旨首尾衡決而背失之矣　程子此章之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詳玩也　此條明治之法以上並明道語

伊川先生曰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格正也真西山曰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以下特舉而措之耳薛敬軒曰法雖善久必有弊要在隨時以審其勢之輕重以救之勿使至于偏甚則善也　此條明治之道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雖號上遺書有如貞觀開元閒六字今當增入其原始于太宗者如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

祖便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後世子弟不可使者如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之類是也藩鎮謂外權臣謂內跋扈强梁貌陵夷言邱陵隤隳漸與地平風俗頹敗亦類于此也　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並伊川語　大綱如民風士習吏治之類萬目如口分世業租庸調府兵省府之類　朱子曰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制度頗詳盡唐因之故萬目舉呂微仲曰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太長公主用臣妾禮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太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與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

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此人勤身之法也前代人君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本朝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王伯厚曰真文忠公論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於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愚按觀此二條所言於程子所謂大綱正者可以畧見　此就漢唐宋以明治道治法之意張揚園曰夫子論為邦斟酌四代而損益之學者遭時過主斟酌於漢唐宋明之制擇其善者而從之庶乎小康矣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外書下同　教謂教化也治謂法制禁令也愚按即前猶家之牙一條之意此見治天下不徒法度之是尚以起下條之意

明道先

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可下一本有以字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後世論治皆欠此意

伊川先生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是謂仁非謂不仁也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

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夫音扶知音智更勝並平聲孟子三見

齊王謂見荀子大畧篇齊王本作宣王一事之失兼政事用人而言此承上治道而言以歸本于君心也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矣不徒之不葉本作亦誤正蒙下同說見論

語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者即孟子所謂仁心也禮樂刑政即孟子所謂仁政也張子言此一以見夫子之言尚未及其法使後之人知所以求之也一以見治國之道不當徒恃其法使後之人知所以先之也亦即孟子徒

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之意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

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喪遠並去聲所下宋本有以守與原書合但原書所上無其字說見論語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見易繫辭上傳上

為行法者言之欲使後之人知所以立其本也此為守法者言之欲使後之人知有以去其害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邪音耶強區兩反所得謂道學也施之天下謂政術也所不為謂有出於道學之外者也

大都君相以父母

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内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霸之假名相去聲見音現此所以講求治術者必以道學為本而非徒如後世法制禁令之為也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為去聲適音謫閒音諫文集人不足與適二句見孟子上二節泛論其理此節

乃為異之言所以事君之道以深明道學政術非二事之意治德必日新則不憂為政之失矣所進皆良士則無慮用人之非矣道學體也政術用也就其所得于身心者而言則曰道學而以之施于天下即政術也無二事也自後世分為兩途而道學無用則非所以為道學政術無體則又何以為政術哉故特引張子此言以見學與政非有二事以結全篇之意

近思錄集註卷八